

清版插图本

金瓶梅

(清) 紫阳道人 纳音居士著



出版说明

《金瓶梅》，千古第一奇书，因其关涉淫秽邪狭，为历代所禁忌。然其文学价值，向被研究者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了少量的明刻本和现代洁本，以满足部分学者与读者的需要。《金瓶梅》续书虽远逊于《金瓶梅》原作，但做为一种文化现象，仍有研讨的必要。

这里收录标点的二种《金瓶梅》续书，系清紫阳道人与訥音居士撰写。

续书所表露的思想，一是揭露异族对汉族的残酷统治，二是宣扬佛教的轮回报应与道家于风尘中修炼之意，三是劝善惩恶，教化世人，有警世的作用。文中仍夹杂大量性描写。对其表露的思想，我们应以历史的目光看待批判，对其性描写，本书做了必要的删节处理。

标点者沈二任先生由于已赴美，未及重新修正，故留下许多憾处，委托编辑向读者致歉。

谨此说明。

目 录

第 一 回	普净师超劫度冤魂 众孽鬼投胎还宿债	1
第 二 回	欺主奴谋劫寡妇财 枉法赃贻累孤儿祸	8
第 三 回	吴月娘舍珠造佛 薛姑子接钵留僧	16
第 四 回	西门庆望乡台思家 武大郎鄆都城告状	24
第 五 回	奈河桥奸雄愁渡 枉死城淫鬼传情	34
第 六 回	沈富翁结贵埋金 袁指挥失魂救女	39
第 七 回	大发放业鬼轮回 造劫数奸臣伏法	45
第 八 回	贼杀贼来安丧命 盗遇盗张一逢屯	52
第 九 回	来安妻出首贼赃 吴典恩拷逼主母	61
第 十 回	梦金砖富翁得子 赐银瓶孽女归娼	68
第 十 一 回	五岁儿难讨一文钱 一锭金连送四人命	76
第 十 二 回	众女客林下连盟 刘学官雪中还债	85

第十三回	陷中原徽钦北狩 屠清河子母流离	92
第十四回	梦截发大士解冤 不食牛帝君救劫	98
第十五回	应伯爵掠卖孝哥 吴月娘穷逢秋菊	105
第十六回	沈乞儿故园归梦 翟员外少女迷魂	111
第十七回	给孤寺残米收贫 兀术营盐船酬药	119
第十八回	吴月娘千里寻儿 李娇儿邻舟遇旧	126
第十九回	宋道君隔帐琵琶 张邦昌御床半臂	134
第二十回	李银瓶梅花三弄 郑玉卿一箭双雕	143
第二十一回	宋宗泽单骑收东京 张邦昌伏法赴西市	152
第二十二回	翟云峰义送月娘 韩捣鬼路济玳安	158
第二十三回	翟员外大撒买花钱 郑玉卿稳吃新红酒	164
第二十四回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	173
第二十五回	美偿美两场大棍 债还债一叶扁舟	180

第二十六回	薄伟郎贴金易色 痴心妇丧命偿冤.....	189
第二十七回	淮安城月娘问渡 清江浦嫖妇同舟.....	198
第二十八回	蒋竹山官星妙药 苗员外卖富投诚.....	204
第二十九回	董玉娇明月一帆风 郑玉卿吹箫千里梦.....	211
第三十回	瓜州渡樱桃死节 润州城郑子吹箫.....	220
第三十一回	汴河桥清明遇旧 法华庵金玉同邻.....	227
第三十二回	拉枯椿双姬夹攻 扮新郎二女交美.....	235
第三十三回	风雨夜淫女奔邻 琉璃灯书生避色.....	244

第一回

普净师超劫度冤魂 众孽鬼投胎还宿债

大方广佛华严经：

如来广大目，清净如虚空。普现诸众生，一切悉明了。
佛身大光明，遍照于十方。处处现前住，普游观此道。
佛身如虚空，无得无所取。无得无自性，吉祥风所见。
如来无量劫，广说诸佛道。普灭众生障，圆光悟此门。
一切众生界，流转死生海。佛放灭苦光，无碍神能见。
清净功德藏，能为世福田。随以智开觉，神力于此悟。
众生痴所覆，流转于险道。佛为放光明，离垢神能照。

又曰：

十方世界，一切诸佛，知诸众生。

乐欲不同，随其所应，说法调伏。

吕真人赠刘处士歌：

六国悉看沉与浮，携琴长啸出神州。拟向烟霞煮白石，偶来
城市见丹丘。年来摘得黄岩翠，琪树参差连地肺，露飘香陇玉苗
滋，月上碧峰丹鹤唳。洞天消息春正深，仙路香茫人不识，浮世短
景倏成空，石火电光看即逝。韶年淑质曾非固，花貌玉颜还作土，
芳樽虚度春与秋，乐事难穷今与古。何如识个玄玄道，道在吾身

重如宝，但能制得水中华，水火翻成金丹灶。玄州□□□吾家，石破天荒身不老，耳闻争战还倾覆，眼见妍华成枯槁，唐家旧国尽荒芜，汉代诸陵空白草。蜉蝣世界实足悲，槿花性命莫迟迟，珠玑溢屋非为福，罗绮满箱徒尔为，志士戒贪昔所重，庸人溺欲空自悲。世人世人审听我，流光迅速如飞火，阴淫贪诈早消除，六贼三尸为汝祸，八琼秘诀君须知，莫待铅空车又破，咫尺玄关若要开，请君自解黄金锁。

这篇词是要说佛、说道、说理学，先从因果说起。因果无凭，又从《金瓶梅》说起。单表这《金瓶梅》一部小说，原是替世人说法，画出那贪色图财，纵欲丧身，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说这人生机巧心术，只为贪图财色，猛上心来，就毒杀他人，奸娶他的美妇，暗得他的家私，好不利害。白手起家，倚财仗势，得官生子，食的是珍羞，穿的是锦绣，门客逢迎，婢妾歌舞，攀高接贵，交结权门，花园田宅，极尽一时之盛，也不过一场春梦化作烈火烧身，不免促寿夭亡，受尽轮回之苦。淫人妻妾，依旧妻妾淫人，富贵繁华，真是风灯石火。细想起来，金银财物，妻妾田宅是带不去的。若是西门庆做个田舍翁，安分的良民，享着几亩良田，守着一个老妻随分度日，活到古稀，善病而终，省了多少心机，享了多少安乐。只因众生妄想结成世界，生下一点色身，就是蝇子见血，众蚁逐膻，见了财色二字拼命亡身，活佛也劝不回头，依旧生于此门死于此户，无一个好汉跳得出阎罗之网，倒把这西门庆像拜成师父一般。看到翡翠轩葡萄架一折就要动火，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楼台，花攒锦簇，歌舞淫奢，也就不顾那髓竭肾裂，油尽灯枯之病，反说是及时行乐。把那寡妇哭新坟，春梅游故馆一段冷落凄凉光景，看做平常，救不回那贪淫的色胆，纵欲的狂心，眼见的这部书反做了导欲宣淫话本。少年文人家家要买一部，还有传之闺房，念到淫声邪语，助起兴来，只恨那胡僧药不得到手，照样做

起，把这做书的一片苦心变成拔舌大狱，真是一番罪案。

我今为众生说法，因这佛经上说的因果轮回，遵着今圣上颁行的劝善录、感应篇，都是戒人为恶，劝人为善，就着这部《金瓶梅》讲出阴曹报应，现世轮回，紧接这一百回编起，使这看书的人知道阳有王法，阴有鬼神，这西门大官人不是好学的。杀一命，还一命，淫一色，报一色，骗一债，还一债，受用不多，苦恼悔恨，几世的日子冤报不了。又说些阴阳治乱，俱是众生造来大劫，忠臣义士财色不迷的好人，天曹降福，使人好学，借此引人献出良心，把那淫胆贪谋一场冰冷，使他如雪入洪炉，不点自化，岂不是讲道学的机锋，说佛法的喝棒，讲《感应篇》的注解？今把做书大意说明搁起，且讲正传。

话说《金瓶梅》一百回终，内说西门庆死后生了孝哥，与吴月娘度日，家业凋零，群妾离散。金莲、春梅皆因好色不得其死，前传说过不题。后来宋钦宗靖康十三年间遇着金兵大入中原，把汴京围了，掳掠金银子女无数，讲了和盟北去。不消一年倾国又来，那时山东河北地方俱是番兵，把周守备杀了，济南府破了。清河县地方去临清不远，富庶繁华，番兵土贼一齐而起。那吴月娘抱着四岁孝哥，家人走散，到永福寺，原是西门庆舍了五十两布施，僧官认的月娘，暂且藏躲。僧官有些家私，不敢久住，后来也就躲在远山破寺去了。只有一个云游老僧八十余岁，名唤普净，生得眉长骨瘦，驼背弓腰，撇在方丈照管寺中家器。那些避难妇人渐渐多了，藏隐不下，那寺外往来兵马，何止一日三五千过，幸喜各去攻城不入寺中搜觅，也就躲了十余日。眼见得金兵抢过兗东一带地方，撤回汴梁大寨，围困京城去了。真是杀得这百姓尸山血海，倒街卧巷，不计其数。大凡行兵的法，杀的人多了，俘护不尽，将这死人堆垛在一处，如山一般，谓之京观，夸他用兵有威，震敌国之胆，这金兵不知杀了几十万人，筑成京观十余座而去。但

见：

尸横血浸，鬼哭神号，云黯黯黑气迷天，不见星辰日月，风惨惨黄沙揭地，那辨南北东西。佳人红袖泣，尽归胡马抱琵琶，王子白衣行，潜向空山归荆棘。觅子寻爷，猛回头肉分肠断，拖男领女，霎时节星散云飞。半夜里青磷火走，无头鬼自觅骷髅，白日间黑狗食人，大嘴鸦争衔肠肺。野村尽是蓬蒿，但闻鬼哭，空城全无鸟雀，不见烟生。三岔路口少人行，十方院中存长老。

却说那普净长老在寺中也不念佛，也不诵经，也不吃斋，每日在禅床上跏趺坐禅，闭目入定，悠悠扬扬，终日口中不知念的甚么，不出一声，一似坐化了的一般。不止一日，那逃难的妇人和吴月娘俱是白日藏在佛座经柜底下，夜间在香积厨取些剩米，就佛前香点起火来，做些稀粥吃了，天未明，依旧又躲伏在黑暗里。后来金兵过尽，渐渐有人行走，那些妇女们各自回家，也有找觅儿女的，也有在死尸身旁找觅丈夫的，俱各去乞不题。只剩的月娘领着小玉，抱着孝哥不敢回城，指望遇着熟人问城里信息，才敢回去。那日正是七月十五之夜，为三元地官解危之辰，月娘佛前拈香拜了，和小玉藏在东廊尽头一间伽蓝殿座下，铺些干草，和衣而寝。恰有三更时候，只见月色无光，佛灯隐隐，远远听见一似有人马喝道之声来的渐近。吓的月娘忙推小玉，只是不醒。月娘起来伏在门缝边，悄悄听视全无人影，又听一会，只见大寺中门呀的开了，有一对灯笼先进来，后有两个官员，俱是幞头皂服，领着一群吏卒，有百十余人一拥而入。又有一个戴吏巾的外郎官，手执大簿一本，高声说道：“就在这里点名，领这些人们去回旨去罢！”一言未尽，早有一张大桌，两把交椅放在正殿檐下，两官员朝南坐了。霎时月色沉阴，满寺中都是黑气，把月色星光遮了。只见寺门内外恰像有几千人走的声响，似审户放赈一般，一

面大牌领着许多人进来，俱是披发无头，面伤臂折，赤身露体之鬼，也有妇人，也有男子，也有老汉小儿，挨肩挤背，满寺中站不下。不知堂上点名说些甚么，就有一杆白旗领着去了，如此何止百十余起。月娘惊得呆了，不敢出声。只见二官员一齐起身往外急跑，有一群金甲大将拥着一尊神道乘辇而入，弓矢铁钺前后围绕，却是冕旒龙袍，黼黻之服，朝南坐了。二官员跪倒呈上册籍，尊神全不言语，早有一个白须老官将册收去。一阵异香自殿中飘出，隐隐闻空中笙管之声，那尊神上辇，也不由寺门，就在殿前冉冉而起，一切鬼神俱不见了。依旧寺门静闭，悄悄无声。吓的月娘念佛不迭，又不敢叫小玉，只得伏在殿门坎旁盹睡。又听得野外鬼哭啾啾切切，又见几个鸚鵡在殿脊鸱尾上叫一阵，笑一阵，乱飞一阵，叫的阴气逼人好生害怕。隐隐听得木鱼之声却不在方丈内，一似绕寺外游行一般。待不多时，只听木鱼声走近寺来，唬的月娘趴起来往门缝里张睛细看，呀！原来是普净禅师，头戴毘卢地藏佛冠，身穿百补受戒袈裟，左手执九环锡杖，右手拈杨柳枝法水，两个童子各执璎珞宝幡引进寺来。木鱼也不响了，只见正殿大开，禅师跌膝而坐，大喝一声道：“咄！如何今世因，前生作者是，如何来世因，今生作者是。”遂说《华严经》曰：

众生愚痴起诸见，烦恼如流及火然，
导师方便悉减除，普集光幢于此见。
诸见愚痴为暗盖，众生迷惑常流转，
佛为开阐妙法门，光照方神能悟入。
为令一切劫海中，如来种性常不断，
为令一切世界海，显示诸法真实性。
为令一切众生欲，摧破一切障碍山，
一切国土心分别，种种光明而照现，
斯由业海不思议，诸流转法常如是。

看官听讲，原来人身上有三魂七魄，在生前是三尸七情，散作妄想游魂，平空作业。及至魄散身亡，那三魂就是三个鬼，一个在阴司受罪，一个在阳世托生，还有一个守尸鬼，在坟墓边赶浆水，起旋风，不得脱离，甚是牵缠，习情不化。所以修行人在生时即炼得魂魄合一，便可成仙成佛，到阳寿终时，那魂魄清虚，自然不生鬼界，那有轮回。今日普净禅师是地藏菩萨化身，知众生遭劫来此超度。那些难中死于非命的，都是阴曹造就，日月不差，死法各别，既有阴神领去不题。那以前死过的冤魂未散，老鬼旧鬼见此佛法，岂不来求超度。普净禅师说偈已毕，即将杨柳枝拈起甘露，放这饿鬼的施食。一时间那些大鬼、小鬼、恶鬼、善鬼、穷鬼、富鬼、贵鬼、贱鬼、文鬼、俗鬼、淫鬼、贞鬼、好死的鬼、横死的鬼，或绳缠脖项，或刀挂头颅，或百病攒身，呕呕哑哑，或一灵不散，栖栖惶惶，俱来受一点灵光，消那无明宿孽，也有求托生的，也有求免罪的，哀号不一。就中有一鬼头戴长枷，腰缠铁索，自称是西门庆，在阴司被冤魂告罪未结，愿求超度。有一鬼眉弯双月，项锁长绳，恹恹病瘦，娇态堪怜，自称是李瓶儿，被丈夫告罪未结，愿求超度。又有一鬼披发遮面，血流满胸，自称是潘金莲，被人杀死，丈夫告罪未结，愿求超度。又有一鬼浓妆粉面，裸体赤身，娇声宛转，双眉颦蹙自称是春梅姐，因贪欲失阴而死，久不托生，愿求超度。外有无名小鬼哀求甚多。那禅师放出佛光恰似一轮明月罩住法身一般，众鬼如何得近。只见禅师大叫一声，曰：“善哉！善哉！尔等众生，皆是无明中造此大劫，以致色身荡灭，各得现报恶业，现在因果未还，纵有佛法从何处解？今日一滴甘露只救得一时饥渴，如要托生，自有酆都定案，佛难慈悲，只好指点明白，教人忏悔来生行善，不能消今生罪孽。”众鬼又哀求不去，那祖师将锡杖向北方幽冥地下一撞，忽然划地一声，就地裂开一道金光，跳出牛头马面二鬼，狰狞凶恶左右侍立。祖师即传

法旨，唤轮回判官听令。二鬼去不移时，早有黑面赤髯一人，手执大簿，呈祖师看毕，即唤众鬼曰：“西门庆淫杀罪重，三世报冤，因你仗义施舍，不失人身，今往东京富户沈通家托生还报。李瓶儿引奸盗财气夫丧命，因你向善刻经，不失女身，今往东京袁指挥家托生还报。潘金莲毒杀夫命，天性奸淫，若轮回该化身虫蛇，只因夫命未偿，仍化女身，在山东黎指挥家托生还报。春梅庞氏虽无大罪，炫色行淫，致陈经济贪色杀身，妒孙雪娥卖娼自缢，纵欲亡身不足报恶，在东京孔千户家为女还报。”祖师发放已毕，依旧把锡杖一撞，那一判二鬼忽然入地不见踪影。鸡叫一声，只见众鬼嚎啕痛哭而去。那时有四更天气，万籁无声，一轮明月正照中天，普净依旧闭眼入定去了。月娘看得分分明明，浑身都是冷汗。孝哥醒了，忙叫小玉起来，才待告诉，只见小玉说梦中所见与月娘一般，真是奇怪。坐到天明早有那些逃难的百姓来寺中找寻妻子的，恰好玳安因贼赶散，躲在王宣府家冰窖里藏了几日，不敢出来，因兵退了，各处寻觅不见。听的广福寺躲的妇女甚多，同众人一路寻来，遇见他妻子小玉和月娘母子，大家欢喜不尽。却来方丈后辞谢普净长老，早已鼻垂玉箸，面敛金容叫着不应，坐化去了，这也是月娘平日好信佛法，一生不妒不淫之报，该有此一番善缘得遇活佛解救。那众人见此，大家俱念佛说，这长老多是古佛来此超度一方的难民，月娘又将夜间的事诉说一遍，众人大惊，各随心布施了些木头，打起一个龕子来烧化，安在寺后不题。未知月娘后来如何结果，西门庆众阴魂如何报应，正是汗水池内遍觅出几朵青莲，苦海岸头先种出一枝杨柳。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欺主收谋劫寡归财 枉法赃贻累孤儿祸

诗曰：

祸福无门人自招，随形写影讵能逃？
心顽似铁炉难化，欲炽如没火易烧。
何待阴曹烦记录，本来明镜察秋毫。
儿孙不是悠悠者，多为于门积德高。

这首诗单表《太上感应篇》起首四句，说是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似这老头巾的俗谈，谁不厌听。那轻薄少年、风流才子听此讲道学的话，不觉大笑而去，何如看《金瓶梅》发兴有趣，总因不肯体贴前贤，轻轻看过。到了荣华失意或遭逢奇祸，身经乱离，略一回头，才觉聪明机巧无用，归在天理路上来，才觉长久，可以保的身，传的后。今日讲《金瓶梅》一案，因何说此，只因西门庆淫奢太过，身亡家破，妻子流离。在眼前也又有一个西门大官出来，照样学他，岂不可怕。却说吴月娘因投寺避兵，遇见普净禅师救了，兵退还家，同玳安、小玉抱着四岁孝哥进的城来，好不惊恐，但见：

城门烧毁，垛口推平，一堆堆白骨露尸骸，几处处朱门成灰烬。三街六巷不见亲戚故旧往来，十室九空哪有鸡犬人

烟灯火。庭堂倒，围屏何在？寝房烧，床榻无存。后园花下见人头，厨屋灶前堆马粪。

月娘进的城来四下观看，见那城郭非故，瓦砾堆满，道旁死尸半掩半露。到了自家门首，狮子街开当店的门面全不认的了，大门烧了，直至厅前，厦檐塌了，剩下些破椅折床，俱是烧去半截。又走到仪门里，上房门外，虽没烧坏，门窗尽行拆去，厨房前马粪有半尺余深。月娘又惊又恸，正待放声大哭，却好作怪，只见一个老妈妈从他五娘潘金莲院子里出来，蓬头垢面，身上又无布裙，倒把月娘吓了一跳。你道是谁？原来乱后逃生的男妇回来抢城，拾这大人家的金银钱物，无主家伙，多有以此起家的。月娘问道：“你是谁？”只见他眼中垂泪，呜呜的哭将起来，月娘上前细看，才认的是老冯，原是西门庆家惯走的马泊六，李瓶儿的旧人。他知西门老爹家富贵多财，有埋在宅内的，他日日来搜寻，不想遇见月娘回家。老冯道：“我的奶奶，你在那里躲来？叫我寻了好几日，那里没寻到。”又看着孝哥道：“这还是过世老爹的积德，人家好儿好女拆散了多少，恁娘们这样团圆来家，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没伤了天理。”说着就去小玉怀里接过孝哥来抱，那孝哥饿了半日哭着要饭吃，一时锅灶俱无，那里讨米去？老冯去腰里取出一个火烧饅头来，递与孝哥就不哭了，看着月娘道：“这还是我兵来时带的干粮，没吃了。这几日都在人家宅子里寻剩下的米吃，才剩了这一个。”一面说着话，走的乏了，都在破屋石台基上坐下，问这人家谁死谁存的信，好不可怜。这老冯就说了一遍，他在养济院里亲见把吴大舅杀了，他一家被掳，月娘大哭了一场。又说：“躲的人还有许多全了命的，幸得大营催的紧，只在城里扎了三日营，没大搜寻，这都是兵去了，城里土贼发的火，好抢财物，如今听得番兵破了东京，不久还要回来临清驻扎，咱这里怎生躲得住？”一句话唬得月娘面如土色，忙和玳安商议：“这破宅

子如何宿得？又无处安身，不如还往城外买的乔千户家庄上，有破草房且住这一夜，明日再作商议。”就看着老冯说道：“你老人家无儿无女，在城里也不是久住的，肯看常和俺娘们做伴也好。”老冯道：“我的奶奶说的好话，受的你老人家恩还少哩，我的两间屋已是烧了，脱不了也是这里一宿，那里一宿的，我跟你老人家还是旧人，就有甚么东西带不了的，我替你带在身上，还放心些。”

一行说着大家走出城来，那时日色平西，秋天渐短，及至走到庄上来，玳安和他媳妇子已是住在庄上了。听见月娘到了，慌忙接进屋里坐下，月娘看见三间草房，偏安着单扇门，当门一条土炕，支锅倒锁着，两间内里柴草堆满。小玉在窗外瞧，见有许多大包袱俱藏在床底下柴堆里，乱蓬蓬放着，也不言语。月娘见天色晚了，又没灯油，大家忍饥要歇，只落得一条布被，亏了玳安向邻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胡乱做些稀粥。月娘孝哥各吃了半碗，就睡在炕上，小玉和老冯在炕前打铺不题。玳安来安俱在间壁寻宿，原来这来安从小做家人就不学好，后来西门庆死了，见来保盗财出去了，也就欺心寻事，终日吵闹，把当铺贲四家衣裳偷了，被月娘逐出在庄上居住。今日见月娘失势，来此逃荒，就生了个不良的心，要乘机劫他的财物。又见月娘空身，并无包裹，未知身边有无，不敢动手。他那屋里包裹，俱是乘着兵乱，和土贼过街老鼠张三、草里蛇刘四、铁指甲杨七一伙强盗结了十兄弟，先到西门庆家把月娘埋的衣服首饰尽行掘出，又各处地下掘了几个大坑，不见金银，此心不死。这夜间和玳安睡在间壁用话试探说：“眼见的这清和县住不得了，当初过世的老头也积成个大过活，如今俱便宜外人去了，撇下这寡妇孤儿，咱们领着东奔西躲，一个盘费也没了。难道这些家私，地上的没了，地下的也没有，你我还立个主意和这寡妇说个明白，拿出来防身，救他母子性命。他

妇道家不知好歹，一时间番兵回来，大家逃命，撇在空宅子里也是瞎帐。”这玳安是个好人，也就信了，明日使小玉把这些话一一和月娘说了，月娘待要不听，如今这个身子又无亲戚兄弟，随着他们逃躲，就不取出银子来也是枉然，知道大乱了回家不回家。次日天明就叫玳安、来安跟随着和小玉进城来，只留下老冯看守孝哥。

一行人到了城，已是巳牌时候。来安先寻了一把锹、一把斧、一个大皮匣在身边。不一时到了宅中，在上房床后楼梯下找那埋的衣服首饰，已被人尽情掘去，两个大坑倒有一尺深，月娘只叫得苦。来安在旁冷笑，又走到翡翠轩东山洞里边，揭起太湖石，石下埋着一个磁坛，上盖铁犁一面，内藏着赤煦煦、黄烘烘、白灿灿好多东西，不知是甚么物件，正是：

众生脑髓，造化威权，得之者生。排金门，入紫闼，布衣平步上天梯。失之者死，遭鞭朴，受饥寒，烈士含冤排地网。福来时如川之至，运去时无翼而飞。才人金尽，杜子美空叹一文钱，国士囊空，淮阴侯难消三日饿。呼不来，挥不去，中藏着消息盈虚。满招损，乐招灾，更伏下盗贼劫杀。炉中锻炼千千火，世上纷争种种心。

月娘取出一窖金银，黄白之物约有一千余金，喜的来安玳安手忙脚乱，一半放在匣内用被包了，盛不尽的二人解下腰间搭包装起停当，先出城去等。月娘与小玉又到佛堂里铜佛座下取出一串胡珠一百单八颗，是西门庆得的花子虚家过世老公的，原在广东钦差买珠得来的，悄悄收在身边，缝入贴身衣内，漫漫出宅寻旧路回庄。及至到了庄上，天色晚了，老冯抱孝哥接进屋去不题。

却说来安、玳安得了金银，忙忙奔出城来，路上和玳安商议：“这些财帛活该是我们的，你我平分一半，多少留些给这寡妇也就够了，不然他拿这些东西敢自家过活不成！遇着那没良心的连

他母子性命还不保，这财帛也是别人的。”玳安只不答应，又走了二里，来安就坐在路旁小解，树下歇息。玳安见来安用被包着匣子住下了，也就不走。只见后面一个人拿条棍棒，牵着一个大黄狗，大踏步赶将来，叫声：“老来！你们走的好快，等等我同走一步也好。”玳安二人站住了脚，原来认的是提刑衙门里弓兵鹰步张小桥，大家拱了拱手，说道：“好惊恐，在那里躲来？”玳安笑道：“彼此造化，又重相见了。”张小桥见他二人走的慌，又背着个匣子，破被包着，只说是城里抢的物件，问是甚么东西？玳安答道：“空宅子里还有些破家破伙的，拾将出来使用，乱后土贼抢了几次，连人家地皮都卷去了，还有好东西哩？”说着话走了一里多，张小桥在西村分路，来安赶上，路旁伏耳说了许久话，笑嘻嘻的去了。这二人才回庄上，来安推说走不动，坐一会，才走一会，到了庄上天已昏黑。月娘见二人不到，正在纳闷，二人到了，一块石头方才落地。来安要把匣子放在间壁，玳安不肯，只得开放里间壁子锁，将这匣子放在床下，用些破绵花、破瓮、破席片暂时遮盖再作商议。那些零碎银子约二百余两，二人上了腰的，月娘也不提起，只说：“你们带的东西各人带着罢，少不得大家同过日子，看过世你的爷恩养恁一场，只撇了这点骨血，也只在恁各人的心上罢了。”说着不觉恹恹泪下。那老冯也来说些好话，是夜晚景，买些灯油，来安媳妇也杀了一只鸡，做的糯米饭大家吃了一饱。来安自去村里取了二斤烧酒，把玳安哄个大醉，大家睡去不题，有诗为证：

费尽机谋百种心，安知天道巧相寻。

东邻窃物西邻得，江上私缸海上沉。

暗室可能辞艳色，道旁谁肯返遗金。

由来鸩脯难充饱，割肉填还苦更深。

这诗单表《感应篇》中后四句，单说取非义之财者如漏脯救